



用熱情造就
心中那片孝文育森林

Building a forest of education
of which I've been dreaming with passion.

我是香港人



「微笑」是國際共通的語言，但除了微笑外，語言就是用來溝通的工具，絕對不是應付考試的機器，我也相信許多從事英語教育的老師，都有這樣的認知與共識，但面對升學的無奈與壓力，加上來自於父母親的殷切期望與只看分數的要求，教師往往就得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忽略了聽力與口說基礎能力之養成與重要性。

我本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為什麼要時時提醒自己，告訴學生我是香港人呢？

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得從我高中時期，曾經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加強自己在英語聽與說的能力，以及過往在補習班教授高階程度之英語班級說起。國中時期的我，因為母校協同中學對於英語教學的重視，加上是基督教教會學校的關係，因此學校有不少外籍傳教士，也因此增加了許多和外國人直接溝通與對話的機會，有了國中三年的語言薰陶，再加上自己對於英語的喜愛，英語就成了我學科表現上相對優異的科目，升高中那年，無奈數理並非我的強項，而母校的升學制度可以從國中直升上高中，為了免去高中聯考的洗禮，也就轉而選擇直升上了學校的觀光科就讀。

高一那年，為了讓自己的英語能力有更好的提升，因此我找了時任校長剛從美國回來的女兒，希望她能提點我更好的英語學習方法。起初，我以為她會用國語告訴我與我溝通，但結果並沒有，還真的沒有！她全程用的都是英語，她建議我從頭開始矯正發音、練



習腔調，跟著錄音帶模仿外國人的發音語調，除了訓練聽力外，更要大膽、不害怕的常常說，這樣才能提升自我的英語程度。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學生有個壞習慣，當學生知道教外語的老師會說國語之後，就不可能再開口說英語，這就是人們的慣性與惰性。我認為學習語言除了興趣外，環境就是最重要的因素，台灣的學子在家，與家人說的是國語兼台語；在學校呢？普遍說的還是國語，那英語呢？只有上英語課時，跟著老師一句又一句無自覺的朗讀。沒錯，在沒有如國外的環境氛圍營造之下，加上英語課的授課時數相對的短少，若讓全班一人一句來練習英語對話，對話完畢也下課了，因此要開口說英語就更是難上加難、雪上加霜了，我想，這也就是校長的女兒當初要如此堅持和我用英語對話的最大主因了，那就是——營造英語環境！

於是在陸續摸索學習的過程中，我發現市面上所充斥的英語教材或影音自學系統，都有著不同的發音、腔調等問題，也就是所謂的英式英語、美式英語等等，爲了矯正自己的英語發音和語調，讓自己能說出一口道地、標準，且人人都聽得懂的英語，我便遵從校長女兒的建議，堅持不間斷的對著冰冷的錄音機一遍又一遍的練習，甚至把自己當成九官鳥般的去完整模仿所聽到的內容，舉凡發音、咬字與速度，無一不模仿，就這樣持續了整整近一年的時光，只爲讓自己練得一口漂亮的英語，堅持那最好的當下，更深深體會到「聽與說」的重要性。

接著來說說大學畢業後我在補習班任教時的經歷，當我知道要接一班英語程度較好的高階學生時，我心想，怎麼做才可以真正的落實並營造一個全英語的情境教學，提供全英語的上課氛圍給我的



學生，且不會產生學習壓力的快樂情境；於是我就大膽、自信的說起我是香港人的故事，告訴學生我是外國人，不是台灣人。

WOW！其實外國人這件事，在我內心深處是說服不了自己的答案，更別說要讓學生們相信了，可是我深知好奇心是學習的起點，若我告訴學生我能聽懂國語，那就會扼殺學生的學習動力，更別提什麼英語四階段的「聽、說、讀、寫」了，想營造英語情境的初衷立馬消失殆盡，於是，爲了要說服自己及學生，我左思右想、前思後慮、瞻前顧後，如何讓生得一副亞洲人臉孔的我、又得具備外籍的人設身分；老師難爲啊！

幾經篩選東南亞及東北亞的幾個國家，選出了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作爲人設的故事。我對著鏡子自我催眠的說：我像日本人？左看、右看，怎麼看怎麼不像，加上不太溜的日語，發現簡單的或許我還能唬一唬人、撐一下場面；不符合現實期待的日本人宣告幻滅。接二連三的韓國、新加坡或馬來西亞，我對這三個國家也沒有相當深的認知，終究一一的幻滅下，最後腦海浮出一個選項——香港。我們都知道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大陸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的學生從小就接受英式的英語教育，乃至於英語底子都具有相當的水準，這點我相信是很多人都認同的。接續前面的動作，我對著鏡子說：「就是香港人了！」終於這完美的人設身分，真切地說服了我自己。就用香港人來說個「善意的故事」提升學生們的學習動力，看看我自己的外型、穿著、相貌是有著絕對的說服力。再加上我自己從國中起就是劉德華的「超級鐵粉」一路到今天，就算再不會說廣東話，至少也聽了粵語歌幾十年了，也看了很多電影、演唱會或港劇，所以講廣東話對我來說相對輕鬆多了，這真是個非常成功的人設身分！



初踏進高階英語班那天所發生的事，是我永遠都忘不了的，當我走進教室的那一刻，看著學生們很開心的在討論換了一個新老師的種種假設，突然看到我進入教室，就非常興奮的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老師好！」一瞬間，我忽然的愣了一下，心想；這不是英語課嗎？你們不是應該要說 Hi 或是 Hello, Teacher! 之類的嗎？沒想到我連一個基本的英語問候都沒聽到，接著天外飛來一語——台語，有位學生非常接地氣的用台語說出一句：「老師，你叫蝦咪名？」那時我已屆臨崩潰的邊緣，努力認真的大吸三口氣，心想，連台語都出來了，怎麼會這樣啊？當下的我浮出一個念頭，其實這不就是很多學生學習語言的過程嗎？就因為習慣使用自己熟習的母語，所以，當然用母語來做為平時對談的工具，於是，我把心一橫便開口說道：“I'm sorry, I don't speak Chinese. Could you tell me in English?” 話說完，換學生傻眼了，愣了幾秒鐘，就有學生說：「啥！……老師好像聽不懂國語耶！」馬上就有學生繼續接著說：「不可能啦！這個臉哪有像不會聽、說國語的臉！」

於是我再次重複了剛剛所說過的話，學生們還是嘖哩呱啦、竊竊私語，都堅決的不相信。就這樣，他們不斷的、認真的花了好些時間來證實「我不會說國語、聽不懂國語」這件事，甚至有學生當著我的面故意用國語罵「老師，你很笨！」或是「老師，你是白癡！」我當然知道他們的目的，無非就是想藉由這樣的機會，來試探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如果我笑了或生氣了，自然就證明我聽得懂國語、會說國語的事實，但他們所說的每句話，讓我憋著快得內傷的五臟六腑，堅持著回了一句：“What did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學生們也傻了，他們還是不信邪，想說既然國語聽不懂，那就換台語上場，結果，學生們把剛剛用國語測試我的所有句子通通換成台語，再次說一次，我能做的一樣是聽不懂！之後，



我便說了：“I'm so sorry.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Could you tell me in English?” 學生們還是半信半疑，於是有些按捺不住的學生使用英語問了我一句：“Teacher, where are you from?” 這時的我內心可樂著了！心想，總算有人肯開口用英語問我了，我便回了他：“I'm from Hong Kong!” 就這樣初步的解決了他們心中的疑惑，但他們還是不相信，因為他們的心中只有一個想法……

你絕對會說國語，因為你就是台灣人的臉！

就這樣，一節課過了，學生還是抱著一臉茫然又相當狐疑的心態回家了，每一次上課都準備不同的「測試」題目來考驗我，當然，我忍住了，也堅持住了，一個月、兩個月、半年過了，學生已經從充滿戰鬥力想挑戰及測驗你，到開始相信「老師好像真的聽不懂國語耶！」或「他好像真的是香港人耶！」。漸漸的，學生彷彿知道用他們的舊有方式要想達到溝通是完全達不到目的，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化干戈為玉帛的良性互動啟動了，學生們三三兩兩努力的用英語拼湊出想說的話，看到這裡，可想而知我內心那澎湃洶湧的感動與悸動，心裡獨樂的告訴自己，這樣的開始就對了。

學生們從一開始比手畫腳、辭不達意的不知如何表達的罔樣，到慢慢的會使用單字去拼組成句，哪怕是把所有會的英語單字都用上了，他們還是不斷地想盡辦法，就是要拼出東西來與你對話。開始的過程是非常辛苦，但學生所做的努力，我是全都看在眼裡，尤其當我知道有些單字真的是太難的時候，我就會假裝似懂非懂的「不小心」猜出他們所想表達的意思，也藉此機會來增加他們的成就感。就在這樣的過程中，因為我的堅持，也建立了學生們的自信



心，因為這時的他們已經覺得……

「我好像可以用英語跟老師溝通了耶！」

是呀！這不就是我當初所想要的結果嗎？而這不也就是台灣學生所最缺乏的，考試都是 100 分，但看到外國人或需要開口說英語時，通通都是不及格的！從原本的「測試」老師到最後的「嘗試」開口說英語，這樣的過程轉變是相當難得的，因為學生已經「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我也有曾經不被家長所認同的時候，家長覺得為什麼補習班找了一個「不會說國語」的老師來教我的小孩英語？當我聽到這樣的聲音時，說真的，我是相當沮喪的，為什麼？當每一位家長聽到有外國老師要來教他們的小孩時，總是欣喜若狂的拍手叫好，一味的花著大把費用來肯定外國老師，卻吝於給予認真教學的中籍外語教師一點點掌聲，看著現在的我，頂著黑頭髮、黃皮膚，做著和外國老師一模一樣的事情 No Chinese，卻只能接受這樣不平的質疑。當下只想把我教學的初衷，和想給孩子營造全英語情境教學的這個想法，透過電話聯繫與真誠的溝通，讓家長了解學習情境是非常重要的，家長明瞭後反而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因為不瞭解而產生了誤會我這樣做的目的。經過了這次的溝通之後，家長漸漸發現到孩子有著明顯的進步。每一次的電話訪談，我都感受到家長的反饋與認同。印象中有一回的電訪中，家長相當興奮的告訴我：「老師，我的小孩竟然可以不看雜誌，就能聽懂廣播上所說的英語耶！」這時在我心中是感到無比的欣慰與驕傲的，這也是我想要的結果。我樂於見到每一個學生在我「善意的故事」中，他們堅持這麼久之後，所得到的成果回饋，家長甚至告訴我：



「老師，感謝你一路走來堅持這樣的教法，我們會陪伴你，將這善意的故事一直演下去的。」一轉眼，在自己的不斷堅持下，學生們已經能完全用英語跟我交談了，即使有再大的困難，他們都可以克服困難的輕鬆開口說英語，其中有學生還拿他寫給女同學的情書，一字一句的用英語翻譯給我聽，甚至把他「撩妹」的過程用英語完整呈現在我的五感之內，雖說當他打開情書的一刹那，我真的很想開懷大笑了，因為我壓根秒懂整篇的意思，可是我卻按捺著快得內傷的耐心，聽他把整篇翻譯完畢，當然，也再次用那種「似懂非懂」的溝通方式解決了他翻不出來時的窘境。

之後，有幸到偏鄉小學擔任英語代課老師，起先我也告訴學生我來自香港，原本也希望可以如法炮製且營造這樣的英語情境給學生，當然在不熟悉的情況下，大家都信以為真，甚至連老師都來問我：「黃老師，你從香港來台灣多久了？」但無奈的是，我在國小不只是一定要擔任英語教學的工作，還要教授其他的科目，例如：自然、社會……等，因此這樣善意的「故事」法則，自然無法持續太久，但我仍然堅持著在英語課堂上，一個國語都不出口，我始終相信，唯有這樣的堅持才可以讓學生有真正開口說英語的機會。每次，只要遇到放連續假期的時候，總還是有學生會問我：「老師，你會回去香港看你的爸媽嗎？」我的答案當然是：“Yes, I will.”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老師願意只為了「讓學生開口說一句英語」進而陪學生演戲的，而且一演就是兩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中間沒有因為任何的理由和藉口中斷及破功過，但我衷心期盼每一位在英語教學崗位上的老師，您願意給予每一位學生一個開口說英語的機會，哪怕再困難，都希望您可以陪伴著學生們一路的堅持下去，讓他們有開口的勇氣與信心，相信他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的！





雲門舞集的感動

二十幾年的教書生涯，我想這篇會是讓我畢生難忘的故事，2010 年，適逢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我所兼任的社會領域課程，也不能缺席把如此重大的活動教授給我的學生們，從新聞台的各項介紹，以及 YouTube 上所能搜尋到的任何資訊，我都讓學生透過這些不同的管道來認識世博。

當年世博台灣館的主題曲〈台灣心跳聲〉，是由當紅偶像歌手蔡依林所演唱的，簡單的旋律，貼切的歌詞，在我第一次聽到時就感動不已，透過文字的傳遞，將台灣的特色及人文藝術描寫得如此深刻且細膩，我也在課堂上迫不及待的與學生分享這樣的感動。當然，因為蔡依林的關係，讓學生激起想學這首歌慾望，我想，偶像藝人對小孩的學習，真的有無法抗拒的魔力，聽了幾遍後，學生幾乎都可以跟著哼唱了。學生唱著唱著，唱到了其中這句歌詞的時候……

少一點仇恨，多一點的我們，少一點寒冷，多一點的溫存，用狂草寫雲門，用蜂炮築一座城……

突然有學生舉手問我，老師，雲門是什麼門？那片門在哪裡？為什麼要用雲做呢？

頓時笑聲四起，但那時的我，卻被這樣的一個問題給問住了，我非但感覺不到一絲絲的笑意，反倒在心裡多添了幾分無奈與無助，心想，雲門舞集不是很有名嗎？原來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罷



了。學校的學生多半來自務農（種鳳梨）的家庭、隔代教養及新住民的孩子，務農的父母親因為平時農事的忙碌，自然少了帶孩子參與藝術表演的機會，更別說是由祖父母或是曾祖父母所帶的孩子，有時因為家庭經濟的因素，讓這裡的孩子失去了參與美學與藝術活動的機會，我們無法要求這些家長花錢帶孩子去看這類型的演出，畢竟是收入低的家庭，所有額外的付出，對他們來說都是奢侈與浪費，再回過頭想想，學生會問出這樣的問題，我也就不感意外。

當下的我立即找了許多和雲門舞集相關的介紹或報導，讓學生們可以更加認識雲門，當下課鐘響，我獨自走回辦公室時，心裡沒有分毫的放鬆感，腦海跳出的第一個念頭是，藝術是感動人心的，而不是上課可以上得出來的，更何況是雲門這種現代舞蹈，除了舞蹈動作加上肢體上力與美的表現，若沒有親身經歷怎能體會其中的美與感動呢？雲門舞集是眾所皆知的國際性表演團體，我的能力有限，大概也沒辦法邀請來學校表演吧？就這麼剛好，在放學返家的途中，看見了雲門舞集要到嘉義演出——流浪者之歌的大海報，那時的我心裡只有一個想法，怎樣幫助我們學校的學生有機會可以來認識雲門舞集。

一路上反覆的思索如何幫助這些孩子，就在此時讓我想到了雲門的靈魂人物林懷民老師。2008年，因為受到現任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先生的邀請，有幸到台北亞都麗緻飯店參加《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這本書的新書記者會，也因為這場新書記者會，因緣際會，讓我有機會碰到林懷民老師，席間和林老師聊了幾句並且拍了張合照。回到家找到相片後，馬不停蹄地把這張照片拿去加洗一張，內心興奮的想著，這不就是我最好的機會嗎？當時的我也不知哪來的傻勁與厚臉皮，就只是很簡單的想著；



雲門就快要來表演了，再不做機會就會消失了！於是我帶著一股傻勁的提起筆寫了一封信給林懷民老師，一開始，我簡單的介紹了自己，也把學生上課問我的問題，在信中讓林老師知道，當時我壓根不敢多想與期待，我只是希望雲門舞集到嘉義來表演時，有機會可以讓其中的舞者或是老師，利用排練的空檔到學校來作客，順便跟同學們分享有關雲門的點滴。就這樣，隔天一大早我便到郵局寄了最快的快捷郵件，把這封讓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信件，寄往雲門舞集的台北辦公室。

信寄出去後，心中的大石頭好像也減輕不少，說不定這是一封石沉大海的信，如此國際性的舞團或許也沒這麼多時間可以撥出來，但至少我踏出了這第一步。當天下午，我怎麼也沒想到，我竟然接到了雲門舞集打來的電話，那時電話一接起來就聽到：「請問您是黃老師嗎？我這裡是雲門舞集。」當下的我傻掉了，心中一陣悸動，這是真的嗎？那時聯絡我的是雲門舞集陳秀娟經理，她告訴我，林懷民老師下午一接到信之後，便請她立刻撥電話給我，向我詢問相關的細節，並表示林老師非常樂意跟學生們分享藝術教育，願意把其中一場的教育場次，提供位置給我們學校的師生們，歡迎我帶著學校師生們一起去看〈流浪者之歌〉，當時我心中的感謝與感動，只能當下不斷的透過電話，表達我最深刻的謝意。

向學校報告了這相當難得的好消息後，我也希望藉此機會可以教育我們的學生有關於參與國際性表演所需注意的細節與禮貌，而雲門舞集也寄了些資料，希望我可以讓學生更認識林懷民老師與雲門舞集，透過這些資料的分享也讓學生知道林老師對舞蹈及表演所下的註解，那就是「藝術是稍息，不是立正」。這幾個字的解釋是，藝術本來就沒有對錯，全憑個人當下的感覺，所以無須用嚴肅



的心情去看表演，只須要放鬆心情來體會其中的感動即可。

花錢要花在刀口上，我個人認為教育，應該是在最適當的時機，給予學生正確的觀念。當同學們得知這個千載難逢的消息後，都相當期盼參與此次的藝術活動，而我也善用這難得的機會，教導學生們「如何正確的觀賞藝文活動表演」，從最基本的注意服裝儀容到節目進行中的禮儀禮節，乃至於演出時非到不得已儘可能不上廁所的觀念，更因為學生們在意這樣的表演，因此每個人無不用心聆聽，並仔細地記下每一個該注意之細節。

正式演出的那天，令我相當感動的是——除了雲門每一位舞者的用心與精采的表演外，再者就是這群學生們，我可以很驕傲地說：「同學們，你們太棒了！」因為全校的學生們在表演這段期間，竟然沒有一個人說要上廁所，反倒是相當專注的從頭到尾看完了整場表演，這是多難能可貴的事情，因為雲門舞集的現代舞，有時候連成年人都不見得很專注地看完整場表演，更何況是這群才國小的學生們，因為擁有難得的機會，所以更加珍惜。

舞者演出結束後，林懷民老師特別走到台前，向在場的觀眾及學生們致意，也和同學分享了這齣舞碼精闢的點滴。當林老師與現場觀眾互動時問了一句：「各位現場的觀眾們，看完後有什麼感覺啊？」現場一片肅靜，只有我們學校一位三年級的小朋友舉手回答說：「我感覺心裡很寧靜！」是啊！多麼簡單又明瞭的答案，卻是從一位三年級的學生口中所回答出來的，當然這樣的答案，也獲得現場觀眾們的滿堂喝彩和如雷掌聲，更讓我們學校的老師們臉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和與有榮焉的驕傲，因為這位學生在校是屬於比較活潑好動的，但是看完舞者的演出後，竟讓他產生內心的寧靜，



如此簡單的兩個字——寧靜，不就是這場舞蹈演出最好的註解嗎？

藝術雖是一門學科，但藝術背後的真正目的，是要撼動人心的，看完雲門舞集的表演後，這個話題在我們學校，還持續被學生討論、分享了許久，我也常常在夜深人靜的夜晚，靜靜的思考，把學生從不會教到會或許有點困難，但是要感動人、溫暖心卻是如此的簡單，透過簡單的肢體、細膩的舞姿，即使有點沉悶的舞碼，都可以給予我們不同的體悟與感動，看見這群孩子觀後的那份激動，我更確定當時在做這件事情的初衷，是正確的、是對的，也許依我個人的力量，沒有辦法感動、溫暖所有人心，但我永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來替這群學生們尋找任何可能的資源，特別是在藝術或美學，這種需要透過感官來感動人心的科目上。我不能預期我們學校有多少學生，在看過雲門舞集的表演後，未來會立定志向要朝舞蹈、藝術美學發展，而我堅信學生們在這個過程中，做到了百分之百優質觀眾所需具備的條件，這不就是教育中的教育嗎？藝術是感官的感覺，感動卻是非言語可教，正如俗話說「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又非言語筆墨可形容」，透過這樣的身體力行、讓這份親自體會的感動記憶長留在我們每一位師生的心中。

我希望每一位在教育第一線的老師，可以把握住身邊的每一個可能，不放棄地去替您的學生，爭取任何一個可給予教育或是感動的機會，也許是困難的，但不做永遠沒有機會。

林懷民老師，感謝您與每一位雲門的舞者，用最簡單的肢體與表演，不靠文字的撰述、華麗的聲光效果，只靠那一份最簡單的「真實」，感動了這群孩子，不論多或少，我相信每一位孩子的心中都會有那麼一段雲門舞集的〈流浪者之歌〉，謝謝您。

